

词法性还是句法性:论“X是”的接口特征*

张和友

邓思颖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

提要 现代汉语中一部分连词和副词可以选择性地与“是”组合,形成“X是”结构。“是”在这种结构中是一种很虚的用法,呈现出类似连词的功能,本质上是“鸠占鹊巢”。本文尝试性提出,这种结构中“是”具有“词法-句法”的接口特征。文章从句法推导、方言佐证以及与之相关的部分动词与“是”结合形成的“V是”结构几方面进行论证,试图为这种结构中的“是”找到合理的定位。

关键词 连词 副词 系词 词法-句法接口

一 问题的缘起 “是”研究中的困惑

“是”的问题学术界有过不少讨论。不过,以往的研究大多关注“是”的句法属性,如丁声树等(1961)、吕叔湘(1979)、朱德熙(1982)、王力(1985)等的研究。“是”的词法特性以及词法性与句法性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样的问题,近年来才引起关注。同时,仍存在一些尚未达成共识的问题。^①

以往有研究将“但是、可是”等双音节“X是”中的“是”看作词尾(龙果夫,1958;Chao,1968)。^②近来也有学者将其中的“是”看作附着成分(clitic)(董秀芳,2004;刘丹青,2011)。这一看法尚未解决如下问题:既然是附着语素,应该是一种功能性语类,那么,这种功能性语

* 本文曾在“丁声树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暨第五届官话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年10月24-26日,开封)上宣读,会后数改其稿,最终成文。在后期修改过程中,感谢《世界汉语教学》两位匿名审稿人所提出的宝贵意见。本项研究得到香港理工大学博士后研究基金(编号:G-YX85)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11BYY077)资助,特此致谢。

① 一些有影响的工具书,例如《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现代汉语八百词》、《倒序现代汉语词典》、《逆序现代汉语词典》对“X是”的收录各有不同。本文所用例句,部分来自北京大学CCL语料库,有些来自语法论著与这里所列举的几部辞书,少数是内省造句。为节省篇幅,不一一注明。

② 王力(1985:120)认为,这种“是”等于末品的后附号,理论上是可以不用的,但若用它则语气更为舒畅。所谓的“后附号”,大致也就是相当于语缀。可是,根据汉语词尾/词缀的性质,似乎看不出将“是”视为词尾/词缀的理据。如果认为“但、可”等本身是独用的连词,“是”的出现纯粹是为满足音韵上双音节的要求,那么,为什么会选中“是”?这类问题在一些讲汉语构词法的著作如陆志韦(1975)、汤廷池(1989)、陈光磊(1994)、叶文曦(1996)、孟琮等(1999/2004)、郭锐(2002)、朱彦(2004)、周荐(2005)以及专门讲词的疑难用法的论著如李临定(1997)中,都没有答案。

类的“是”有什么样的句法属性? 句法性与词法性之间有什么关系?^③对于双音节副词性“X 是”的词法性与句法性问题, 学界意见不一(古川裕, 1989; 张谊生, 2004), 不过, 也没有涉及结构中“是”的性质以及连词性结构“X 是”中句法特征与词法特征之间的关系。^④

基于上述情况, 本文着力于“X 是”中“是”的性质问题。“X 是”的词法是不是其句法的缩影, 也即, “是”的句法特性如何存于词法之中? “是”与“X”发生合并时, 其论元结构有何变化? 如何认识“X 是”的内部结构?

文章的结构如下: 首先, 在对《倒序现代汉语词典》和《逆序现代汉语词典》两部辞书统计的基础上, 将“X 是”分作两类: “X”为连词与“X”为副词。从汉语词法与句法的一般对应关系出发, 指出现代汉语普通话中“X 是”在结构归类上的尴尬境地, 说明“是”在这种结构中是一种比较“虚”的用法, 具有类似连词的功能。对于这种结构, 我们初步假设: 应该是由“X”和“e 是 S”的结合而来(本文暂以 S 表示小句, 即下文所提到的屈折短语 IP)。至于是句法还是词法的结合, 我们暂时不作定论。第三节将这一假设放到汉语方言中检验, 发现某些方言中系词也表现出类似连词的功能, 从侧面为第一小节的假设提供佐证。“是”具有类似连词的功能还可以推展到一部分“V 是”的分析上, 这将在第四节讨论。

二 “X 是”结构从哪里来: 一个假设及其初步论证

根据《倒序现代汉语词典》和《逆序现代汉语词典》, 起连接性作用的“X 是”有: 别是、不是、但是、凡是、敢是(方)、还是、横是(方)、或是、既是、就是、可是、若是、算是、要是、硬是、先是、真是、只是、总是、自是。^⑤此外, 三音节结构也很常见, 如“如果是、即使是、甚至是、尤其是”等。下面的讨论中无需区分时, 一律称之为“X 是”结构。从“X”来看, 分作两类: 一类是“X”为连词, 如“但、可、或、既、若、要、如果、即使”; 一类是“X”为副词, 如“别、不、凡、还、横、就、硬、甚至、尤其”。从句法表现上看, “X”为连词时, “是”不出现, “X”仍能独立引导小句。^⑥当“X”为副词且为双音节时, “是”出现与否不会影响原来结构的好坏; 当“X”是单音节时, “是”的隐现对相应结构是否合适有一定的影响, 详见第四小节的讨论。下面的讨论先考虑“X”为连词的情况(参见注释^⑨)。

^③ 根据对功能成分的研究(参见 Abney, 1987), 这种“是”很像一个功能性的语类, 主要表现为音韵上读轻声、以小句作为其补足语、与补足语间不可插入其他成分、表示语法关系。下文将讨论这一问题。

^④ 作为一个佐证, 我们在教学中曾做过一次调查, 结果发现, 被问学生基本上不去考虑或者不知如何回答“可是、但是”之类的词中“是”的性质问题以及这类连词的结构性质问题。这从一个侧面说明, “X 是”的语法属性在某种程度上被忽略了。

^⑤ 这里列举的是同时见于两部词典的双音节“X 是”标有(方)者是方言用例。对于“是”保留明显的指示代词性质的“于是”、形容词性的“自是”(这个人很自是)以及名词性的“不是”(我好意劝他, 结果倒落个不是), 本文不予讨论。“敢是、算是”中的“X”为动词, 见下文“V 是”一节的讨论。

^⑥ 有意思的是, 有些“X 是”在去掉“是”之后其句法表现受限, 比如(i)中 a 句与 b 句的差别: 在主语之前的位置上, 可以用“既是”, 不可以用“既”; 主语之后的位置, 两者都可以接受。“X”为动词“算”时, 没有“是”的帮助, 也能引导小句, 因为其本身相当于等同性系词, 如(ii)。

(i) a. 既是你不来, 就不要过问。(比较: 你既是不来, 就不要过问。)

b. * 既你不来, 就不要过问。(比较: 你既不来, 就不要过问。)

(ii) 这一下算(是)你猜着了。

从功能上讲,这类结构中的“是”似乎是一个羡余者,其句法性质一直未得到合适的定位。相应地,像“但是”这类连词的内部结构以及“如果是”等成分的词/语划界问题,也一直存在。^⑦

如果我们接受汉语学界的如下共识:汉语的句法结构类型与词法结构类型之间基本上呈现一种平行对应关系(Chao, 1968; 朱德熙 1982),汉语复合词跟句法层面的短语一样,也有自己的论元结构(邓思颖 2008),那么,“X是”似乎具有词/语双重身份。根据一般的认识,“X是”的句法结构应该是透明的。但是,作为词一级的“X是”在结构类型上的归宿却比较尴尬,^⑧这里暂且先不去论证其结构类型归属。事实上,无论怎样看待其中的“是”,“X是”在句法功能上与“X”相当,可以表示为(1)。

(1) [XP X 是]

为了解释上述现象,本文暂时认为现代汉语中的“是”有一种非常“虚”的用法,具有类连词的功能。关于这种“X是”的派生或推导,我们提出如下初步假设:

(2) 标句词性的“X”句法上选择一个包含空语类“e”的小句“e是S”作其补足语,形成“X e是S”;“X是”由连词“X”与小句“e是S”结合而来。^⑨

需要指出的是,“X”与小句“e是S”中“是”之间的这种结合究竟是词法层面的,还是句法层面的,本文暂时不作定论。不过,从我们已有的研究看,连词“X”可以作为标句词,选择一个含有空语类“e”的“是”字小句作为其补足语(张和友、邓思颖 2010)。例(3)-(4)中,“是”以小句作补足语,其前有一个空语类“e”,语义上指称“原因”或者“情况”,“e是S”对其前的话题NP(张三)或命题S(张三没来上课)进行谓述(predicate)。

(3) 小张 e是父亲病了。(NP是S)

(4) 小张没来上课 e是父亲病了。(S是S)

如果上述观察是正确的话,那么,“是”就与句子类连词具有相同的句法属性,都选择一个小句作为补足语。以“但是”为例,“但”可以单独引导一个转折关系的小句,也可以与“是”合并成连词带上转折关系小句,如例(5)。根据已有研究,“但”作为连词是从副词发展而来,且时间上比较晚,如例(6)(王力,1989/2000);也就是说,“但是”最初应该是偏正(状中)结构,而“是”带小句补足语一般被认为是“是”的活用,也是晚近出现的句法现象(王力,1985)。这样,连词性的“但是”只有待“但”衍生为连词,而“是”的句法位置进一步提升,带上小句补足语之后才能确定,这说明“但”与“是”合并成一个连词性的“X是”需要

^⑦ 实际上,《逆序现代汉语词典》收录的“X是”有些在归属上的理据并不充分,例如,将“若是”当作词予以收录基本上是基于双音节的考虑。

^⑧ 归入主谓式、述宾式,显然不行,因为在“X”与“是”之间不存在陈述关系与支配关系;归入并列式,意义上好像通不过,“X”与“是”在何种意义上等同?若为状中式,“X”却是中心成分;若为述补式,“是”作黏合式述补结构的补足语似乎不太合理。这样,将“X是”看作根复合词(root compound)就不大合适,于是,将“X是”分析成“词根-语缀”这种合成词(synthetic compound)似乎是一个可能的分析。关于根复合词与合成词的讨论,可参阅Grimshaw(1990: 68-70)。

^⑨ 本文讨论的“X是”还包括另一类,也就是“X”为副词或功能上相当于附接语(adjunct)的少数动词,详见下文。将连词看作标句词(complementizer)自Huang(1982)之后已为学界共识。Huang et al.(2009)将“如果”类句子连词看作条件算子,与标句词的处理并无矛盾。

具备相应的句法条件。

(5) 虽然成为明星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光有机遇没有实力还是不行的。

(6) 要为这些事情生气,这屋里一刻还住得了?但只是天长日久,尽着这么闹,可叫人怎么过呢?

“是”的典型分布环境是作为二元述词,带两个名词短语论元。表面上,“X 是”中“是”后只有一个句子论元,是一元性的。上面的论述显示,“是”仍可以分析为二元性的。“是”是二元性的,而连词 X 则是一元的,这样,空语类“e”(指称“情况”)居于“X”与“是”之间,如例(7)。空语类之前的位置上也可出现显性的名词短语,如例(8)中的“你”这个名词短语同样可以看作被“e 是 S”谓述的话题。

(7) 如果 e 是张老师不来,今天的沙龙暂停一次。

(8) 如果你 e 是真的喜欢学问,想买本原版书,穿戴也就不可能在你的考虑之内。

如果这里的分析成立的话,则“X 是”引导的句子应该具有(9)的句法结构。^{⑩⑪}

(9) [XP X [IP e [VP 是 IP]]]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看到(2)就连词性结构“X 是”句法特性及其来源所作假设的合理性:一方面,“是”带小句补足语,二者形成一个动词短语,以空语类“e”作为其主语(指示语),形成新的小句,这个新的小句作为“X”的补足语。“X”具有标句词性质,而“是”跟句子类连词比较接近,它们都以小句作补足语,句法属性是一致的。考虑到下文中的方言证据,我们暂时将这种“是”称为类连词性(conjunction-like)语类。

三 “是”真能作连词吗:来自方言的证据

前面的讨论表明,现代汉语(普通话)中,“是”在表面上具有类似连词那样的比较“虚”的用法,这一节将结合汉语方言材料进一步证明这一观点。

根据王燕(2009)的观察,四川涪陵方言中的“是”在一定的句法环境下具有连词的身份^⑫,或单用,如例(10)-(12);或跟表假设语气的标记“的话”连用,如例(13)-(15)的 a 句。

(10) 是我肯定不会同意。(= 如果(这个人)是我,我肯定不会同意)

^⑩ IP 就是屈折成分 INFL 的最大投射,也就是一个短语或小句。Chomsky(1981)提出,屈折成分 INFL 是句子的中心,后来又将句子表示为 IP(Chomsky,1986)。本文中有些地方的“S”就相当于这里的 IP。

^⑪ 在初审稿中,我们认为空语类“e”也可能居于“X”之前。匿名专家指出,空语类“e”居于“X”之前的句法结构与(9)不同,这个意见是对的。不过,经过考量,我们暂时认为空语类“e”只居于“X”与“是”之间。所以,匿名专家的疑问也就不存在了。当然,假定“e”真能居于 X 之前,其句法结构则如(i)所示,此时,“e”处在[Spec,XP]的位置。正如匿名专家指出,这种情况下“e”与“是”就不再是直接组合了,而且(i)与(9)所表达的语义可能有某些细微差别。本文所说的“e”应该是一种大代语(PRO)性质的空语类,感谢匿名审稿人给我们提出的这些意见。

(i) [XP e X [VP 是 IP]]

^⑫ 感谢四川大学王燕教授慨然将其关于四川涪陵方言系词研究的文章手稿赠与我们,这里的相关语料即取自王燕(2009)。王燕(2009)认为“是”在一定的句法环境下就是连词,本文则认为“是”只是占据连词的位置,执行连词的功能,因而表面上具有连词的性质。

- (11) 是说得清楚我早都说了 现在就是说不清楚啰嘛。
- (12) 是进球后 30 秒才看到球员庆祝 那么是 CCTV 在转播。
- (13) a. 是没记错的话 你应该是刘姐。 b. * 是没记错 你应该是刘姐。
- (14) a. 是他不走的话 我就走。 b. * 是他不走 我就走。
- (15) a. 是你也喜欢我的话 那么我们就在一起。
- b. * 是你也喜欢我 那么我们就在一起。

上述这些句子表达一种假设(条件)关系,其中的“是”占据假设连词的位置。在“是”前补出假设连词,或者将“是”直接替换为假设连词,句子仍将成立。^⑬ 值得注意的是,例(13)-(15)的b句不好,大概与如下事实有关。“是”与其后小句构成的“是S”经常用来确认一种已然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是”承担假设连词的功能受到削弱而不明显,需要得到相应的假设标记的允准。将“是”替换为假设连词“如果”,例(13)-(15)的b句就得到“解救”,这就是一般的假设条件句。这表明,“是”在上述句子中只是占据连词的位置,它本身并不是一个连词。毋宁说,“是”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是连词的一个“替代品”(参注⑬)。

对于涪陵方言中的这种现象,我们认为是连词性结构“X是”中“X”脱落造成“是”失去宿主而悬空(stranding)的结果。正是由于连词“X”的脱落而假设语义关系尚在,所以表达这种语义关系的任务表面上看似就由“是”来承担。但是,“是”本身并不是连词,所以,当“是”表达假设关系的功能受到影响而不足以表达假设关系时,就借助于“的话、嚟”这些表示假设的标记来帮助。以(13)为例,句法结构为“e是没记错*(的话),你应该是刘姐”,其中的“e”就是我们以前讨论的“情况”之类的抽象空语类。

值得一提的是,涪陵方言中还有一种形如“是X是”的镜像(mirror image)结构,如例(16)。^⑭ 后面也可以加上“的话”这样的标记,形成“是X是的话”,如例(17)。这种镜像结构,语用上是为了加强假设的语气(王燕 2009)。

(16) 是如果是这些损失今天挽不回来 你打算哪个办?

(17) 是万一是我睡着了的话 你千万把我喊一下。

例(16)-(17)这种表面上的镜像结构可以看作“是”与“X是”的套叠结构(参注⑭),其中“X是”的分析应该跟普通话一样,再考虑“X是”之前的那个“是”,可将例(16)-(17)的结构表示如(18)。其中,“e₁”内容上是指说话者的看法,“e₂”是指一种情况。

(18) [_s e₁ [VP 是[X[e₂ [是S]]]], …]]

假如上述对涪陵方言“是”的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普通话中,“是”扮演连词这种很“虚”角色的假设是合理的,这从一个侧面证明(2)关于“X是”派生/推导假设的合理性。

^⑬ 说“是”占据连词的位置跟认为“是”就是连词是不同的,上文将“是”称为类连词语类就是基于这种考虑。如果连词的位置上有显性连词出现,则“是”不再执行连词的功能。这个现象有点像学校的校长是一个职位,若实际校长暂离,张三代行校长之职,则张三是代校长;实际校长归来(出现)后,张三就不再是校长。

^⑭ “是X是”的推导路径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是X”之后缀以“是”,另一种是在“X是”之前冠以“是”。究竟哪一种路径为优,这里不去讨论。不过,受其他方言类似的镜像结构(如粤语的“你先行先”)的启示,本文认为后一种路径似乎更为可取。

四 “是”虚化功能的推展: V 是

“是”在一定句法语境下呈现的连词特征还可以得到另一事实的证明,即:某些心理动词可以跟“是”合并形成“V 是”结构,选择一个小句作其补足语。这种结构与上文的“X 是”的内部结构有所不同,为方便称说,下文将这类结构直接称为“V 是”。其中的“V”应该组成一个数目有限的封闭类,只跟说话者的主观判断有关,如“猜是、估计是、料是、说是、想是”等等。^⑮

有研究指出,“想”与“是”结合作为主观标记,是在“想”与言者推测出的命题之间加上“是”的结果(王灿龙 2009)。按照这种看法,“想是”是以“想”为中心的结构。表面上看,“V 是”跟连词性结构“X 是”并无不同,也具有(9)那样的结构,不同在于:(9)中“是”处在“X”的范域(domain)之中,而这里的“是”处在“V”的范域内,如(19)所示,其中空语类“e”内容也多为“情况、原因”。

(19) [VP V [IP1 e [VP 是 IP2]]]

从分布上看,“V 是”主要居于名词短语与小句之间或者两个小句之间。^⑯

(20) 孩子的眼睛直眨,想 e 是困了。

(21) 诗中失言之处,料 e 是悲伤过度,方寸已乱所致,皇上也并不以此见怪。

(22) 车主以为钱被收下,但又不见放行的迹象,猜 e 是范宗平嫌钱少了,于是又来“拜访”。

刚才提到,表面上看,“V 是”跟前面的“X 是”并无不同。但是,这两种结构是有差别的。在“X 是”中,“X”作为标句词,选择了一个包含空主语的小句作为其补足语,而“V 是”中的“V”似乎也选择一个包含空主语的小句作为其补足语,但“V”与“X”的语类不同,“X”是功能语类,而“V”是词汇语类。因此,将其中的“V”替换成具有同样表达功能的副词,上述句子无论在语义上、还是在句法上,都不受影响。以例(20)为例,将其中的“想”代以猜度

^⑮ “看”本是行为动词,“看是”作为复合结构出现时,也可以理解为说话者的主观判断。“怕是”形式上是“V 是”,实则是“Adv-是”,也就是“恐怕是”,不在讨论之列。要指出的是,“想必是、怕是”之类在结构上既可以与前面讨论过的“X 是”一致,也可以与这里的“V 是”一致,这跟副词的性质有关。但是,(i-ii)的 b 与 c 是有差别的,并且跟“X 是”与“V 是”的差异一致,请比较:

(i) a. 此信傅雷先生当年曾要我录副一份寄他,想必是较有内容。

b. 此信傅雷先生当年曾要我录副一份寄他,想必较有内容。

c. ? 此信傅雷先生当年曾要我录副一份寄他,是较有内容。

(ii) a. 离开这些英、美专家们,安南怕是寸步难行,一天都玩不转。

b. 离开这些英、美专家们,安南怕寸步难行,一天都玩不转。

c. 离开这些英、美专家们,安南是寸步难行,一天都玩不转。

^⑯ “V 是”前后是名词短语时,可以认为“是”之前有一个照应性的空指示代词,如(i)。本文主要关注“V 是”后为小句的情形。

(i) 只有最后一首题为《自嘲》的绝命诗,字歪歪斜斜,不具年月,过去没有发表过,料(这)是汪精卫最后之作。

副词“大概”或“想必”,句子仍是好的,如例(23)。“X是”中的“X”则不能被副词替换。^{①7}

(23) 孩子的眼睛直眨,大概/想必是困了。

另一方面,从删除的角度看,在“X是”结构中,可以将“是”删除而不致造成不合法的结构;但是,就“V是”而言,可以删除“V”而不可删除“是”。删除“是”要么句子不好,要么得不到要表达的意思。“X是”与“V是”中“X/V”与副词间的替换关系及其删略结构之间的对比,说明“X”与“V”的不同特征对其句法的影响,例(24)-(26)各句的比较证实了这一点。有意思的是(25c)与(26b)之间的对比,“是”所在的小句居后(26b)可以接受,而居前(25c)则不好。这跟“X”与“V”及其后小句之间的语义关系不同有关。“X”对其后的小句来说是一个标句词,表示句子层面的因果、转折等关系,其范围内的“是”则是次要的。“V”跟其后小句之间有一种语义上的修饰关系,表示一种抽象的方式,很像贴于“是”之上的附接语。

(24) a. 孩子的眼睛直眨,想是困了。

b. 孩子的眼睛直眨,是困了。

c. * /#孩子的眼睛直眨,想困了。

(25) a. 因为是错批了马寅初教授,公共汽车电车总是人满。

b. 因为错批了马寅初教授,公共汽车电车总是人满。

c. * 是错批了马寅初教授,公共汽车电车总是人满。

(26) a. 公共汽车电车总是人满,想是错批了马寅初教授。

b. 公共汽车电车总是人满,是错批了马寅初教授。

c. * 公共汽车电车总是人满,想错批了马寅初教授。

如果上述对“V是”的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前面关于“是”在一定语境下扮演连词角色的假设又多了一个证据。不同在于,“V是”结构中“V”很像一个词汇性的附接语,而“X是”中“X”则是一个功能性的标句词。因此,“是”在跟功能性较强的连词X构成“X是”结构时,其连词性特征较弱,而在跟“想”之类的动词组成“V是”时,则呈现较强的功能性(连词特征),两种结构中成分删除测试的不同证实了这种差异。“X是”与“V是”之间的差异是语言内部不同语类之间的特征体现。但不管哪种情形,“是”呈现出连词性特征这一点是一致的。

五 结语

前面我们详细论证了现代汉语(普通话)中“是”在一定的句法环境中表现出很“虚”的用法,具有类似连词那样的功能。这个论断一方面得到汉语自身内部不同方言语料的佐证,

^{①7} 有些情况下,连词“X”表面上被副词替代而句子仍然成立,实际上连词可以和副词共现,如(i);这种情况看作连词的缺省而不是替代较为合适。连词“X”被副词替代之后,句法上不成立的例子如(ii)。

(i) a. 如果是张老师不来,今天的沙龙就暂停一次。

b. 真是张老师不来,今天的沙龙就暂停一次。

c. 如果真是张老师不来,今天的沙龙就暂停一次。

(ii) a. 如果是张老师不来,今天的沙龙就暂停一次。

b. * 甚至是张老师不来,今天的沙龙就暂停一次。

另一方面也从“X 是”与“V 是”的比较中得到证据。

需要回答的一个遗留问题是: 这种用法上的“是”究竟是词法的, 还是句法的? 本文暂时没有给出肯定的答案, 或许可以认为“是”的句法属性存留于词法之中, 体现出一种接口特征, 因为我们能够透过“X/V”与“是”在结构中的句法和语义关系来确定整个结构的性质以及“是”在这一结构中的地位。

诚然, “是”具有类似连词的功能, 并不是说它本身就是连词。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来界定“是”: 这种很“虚”用法上的“是”犹如“鸠占鹊巢”, 尽管“鸠”占了“鹊巢”之位, 但毕竟不是“鹊”。

那么, 如何定位这种用法上的“是”呢? 基于最简句法的考虑, 不妨将其仍视作系词, 只是跟常规的“是”有比较大的经验上的差距罢了。

本文的研究表明, 句法与词法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句法属性可以压缩到词法结构当中。对于句法与词法多有纠缠的汉语而言, 尤其如此。带着这种观念, 对于类似“X 是”的结构性质以及“是”的身份界定这样的“公案”, 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公允的认识。

参考文献

- 陈光磊 (1994) 《汉语语法论》, 上海: 学林出版社。
- 邓思颖 (2008) 汉语复合词的论元结构, 《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4 期。
- 丁声树等 (1961)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董秀芳 (2004) “是”的进一步语法化: 由虚词到词内成分, 《当代语言学》第 1 期。
- 古川裕 (1989) 副词修饰“是”字情况考察, 《中国语文》第 1 期。
- 郭 锐 (2002) 《现代汉语词类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江 天等 (1986) 《逆序现代汉语词典》,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 李临定 (1997) 《现代汉语疑难词》, 香港: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 刘丹青 (2011) 附缀、附缀化和汉语虚词,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系列讲座之二, 4 月 19 日。
- 龙果夫 (1958)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郑祖庆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陆志韦 (1975) 《汉语的构词法》(修订本), 北京: 中华书局。
- 吕叔湘 (1979)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吕叔湘主编 (1999)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孟 琮等 (1999) 《汉语动词用法词典》,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年。
- 汤廷池 (1989) 《汉语语法句法续集》, 台北: 学生书局。
- 王灿龙 (2009) 一个濒于消亡的主观性标记词——想是, 《当代语言学》第 1 期。
- 王 力 (1985) 《中国现代语法》,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王 力 (1989) 《汉语语法史》,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年。
- 王 燕 (2009) 涪陵话中表示假设的“是”及相关问题, 丁声树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暨第五届官话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 10 月 24-26 日, 河南开封。
- 叶文曦 (1996) 汉语字组的语义结构, 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张和友、邓思颖 (2010) 与空语类相关的特异型“是”字句的句法、语义, 《当代语言学》第 1 期。
- 张谊生 (2004) 《现代汉语副词探索》, 上海: 学林出版社。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1987) 《倒序现代汉语词典》(第 1 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05) 《现代汉语词典》(第 5 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周 荐 (2005) 《汉语词汇结构论》,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
- 朱 彦 (2004) 《汉语复合词语义构词法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Abney, Steven Paul (1987) *The English noun phrase in its sentential aspect*. Cambridge, MA: MIT dissertation.
- Chao, Yuen-Ren (1968) *The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omsky, Noam (1981)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Dordrecht: Foris.
- Chomsky, Noam (1986) *Barrier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Grimshaw, Jane (1990) *Argument structur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Huang, C. -T. James (1982) *Logical relation in Chinese and the theory of grammar*. Cambridge, MA: MIT dissertation.
- Huang, C. -T. James, Y. -H. Audrey Li & Yafei Li (2009) *The syntax of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orphological or Syntactic: Remarks on Morphology-Syntax Interface Features of Complex Conjunctions and Adverbs ‘X + *shì*’ in Chinese

Zhang Heyou Tang Sze-Wing

Abstract Some complex conjunctions and adverbs in Chinese are formed by the copula in disguise *shì* (是), deriving the ‘X + *shì*’ pattern, in which *shì* seems to act as a conjunction-like functional word almost without any lexical meaning. It is argued in this paper that *shì* in such complex conjunctions and adverbs plays a role in the morphology-syntax interface by some pieces of evidence from syntactic derivation, dialectal comparison and the ‘V + *shì*’ construction.

Key words conjunction, adverb, copula, morphology-syntax interface

作者简介

张和友 男,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兴趣为句法学、语言(方言)比较。迄今已在《汉语学习》、《外语与外语教学》、《外语教学与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当代语言学》、《语言学论丛》、《现代外语》、《语言科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近20篇,出版专著1部。

邓思颖 男,加州大学哲学博士,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香港中文大学粤语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语文教学发展中心主任、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语文研究》和《中国语文通讯》主编。研究兴趣为句法学、汉语方言语法等。

(通讯地址:张和友 100875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邓思颖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